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蝴蝶媒 第七回 拂權臣竟遭枉禍 囑佳婿同上長安

詞曰：說到人情劍欲鳴，偶因卻聘惱權臣。重來底事非非想，怨粉愁香靜掩門。無別計，急登程，明珠金釧語諄諄。長安有路須同往，看取奇謀為脫身。

### 右調《鷓鴣天》

話說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，當日起身，行了四日，纔到錢塘江口，一齊渡江，各自歸家料理。光陰迅速，忙忙就過了兩個來月，他三家的六禮都備得整齊。蔣青岩親自到張澄江和顧躍仙兩家來，定起身的日期，三人同議定七月初三日，一同起程。到了初二日，三家都將行李收拾停當，各家派了幾房家人，僕婢相隨。初三日早飯後，一同到銀杏樹前，渡江前去。不數日，早到苧蘿山下，三家共尋了一所大家莊院，歇住行李、家屬。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見天氣尚早，便商量著一個老成院子先去報知華刺史，觀其動靜。商議已定，當下喚了一個老成院子來，分付道：“你可到華老爺宅中去，稟道三家的相公俱已到了，先著小人來稟知，討了回話，即來覆我。”蔣青岩又恐那院子不認得這山路，著伴雲同去，伴雲領命，同那院子忙忙走到華宅門首，只見門上悄無人影。院子和伴雲打門甚久，裏邊纔走出一個院子來，開了門，認得伴雲，忙問道：“你幾時來的？”伴雲和那院子答道：“我家相公和張相公、顧相公同來完婚，今日纔到，住在山下，先差我兩人來稟知你老爺。”華家的院子道：“二位還不知我家老爺被禍麼？”伴雲和院子驚問道：“被甚麼禍事？”華家院子道：“只因向日楊越公家來求親，我家老爺不曾允他，他懷恨在心，平白地上一本，說我家老爺是前朝的廢紳，躲居深山，謀為不軌，半月前奉旨將我家老爺扭解進京去了，將來不知可能保全性命哩。婚姻之事，還說不起。”伴雲和那院子大驚道：“怎生有這等變異的事，我們相公豈不空來了？借重你進去稟知夫人，討個回信吧。”華家院子道：“我家夫人因見老爺年高路遠，放心不下，也同去了，只有三位小姐在家，留下韓香陪伴，門戶封鎖，開閉有時。”伴雲和那院子聞言，沉吟半晌，只得告別，一齊回到下處，將華家這一節事，細細述與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知道。他三人聽了，驚得目瞪口呆，半晌無語。蔣青巖向張、顧二人說道：“奇哉，奇哉！那自觀和尚的詩，又應驗了，此事怎生是好？我們三人須索要替他出一臂之力，他年老無子，將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慨然許我三人，知我三人非碌碌輩，可以娛他夫婦二老。于今他既遭此禍，我們若不作個計策救他，不但半子之道有愧，並知遇之德全無矣。”張澄江和顧躍仙齊聲應道：“兄長之言，講得最是，倘有可以用力之處，我們三人自當同心合意前去，但恨一時沒個計較。”三人沉吟半晌。張澄江道：“我想岳父岳母進京時，料我三人必來完娶，定有甚言語說在家中，明日須差一人前去，問個明白，再作商量。”顧躍仙道：“此言有理，但聞他宅內不容男人出入，若差院子去，終是無用，須著一個停當的家人媳婦，直入他內宅，一則去看看三位小姐，二則討個下落，倘岳父岳母有甚說話，三位小姐定知。”蔣青巖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小弟有個奶娘在此，此婦極其精細停當，兼且華家人多半都認得他，待小弟去分付他，即刻前去。”蔣青巖隨即起身，到後面莊房邊，喚過那奶娘到眼前。那奶娘姓方，年紀有五十來歲，果然生得精細。蔣青巖細細分付他一遍，叫他即刻換了簪環衣服，前往華宅去問候，又悄悄說道：“你見他家大小姐之時，可悄悄說道：‘大官人多多拜上小姐，因人眼眾多，不便寫書，叫小姐寬心等待，老爺在京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料無甚事，小姐莫要憂壞了身體。’不可忘了。”那方奶娘牢記在心，忙去換了一身新衣，蔣青巖著伴雲領了他，前去不題。

卻說那華家的三位小姐，自父母入京之後，終日提心挈膽，慮著京中，不知怎生發落，廢寢忘食，朝啼暮哭，一個個形容瘦損，昏昏眠睡。間或起來坐坐，又未免對景傷情，還虧韓香在旁勸解。這日三位小姐聞得外面傳說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都到了，都不覺長嘆。忽然又聽得一個丫頭進來說道：“中門外傳說蔣家差了一個奶娘在外，要進來問候三位小姐，要取鑰匙開門。”柔玉小姐聞言，躊躇了一會，方纔取出鑰匙，遞與一個當事的家人媳婦道：“你將這鑰匙去開了門，放那奶娘進來，倘有甚書僮、院子，不得放入。”那家人媳婦領命前來，將中門開了，見了那奶娘，說道：“原來是方奶娘，多年不見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鎖上中門，竟領這方奶娘到柔玉小姐房中來。此時柔玉小姐因父母入京，園中不便，卻移在華夫人房內同韓香安歇。見方奶娘到了，柔玉小姐含悲忍淚，起身迎住，低聲說道：“勞你遠來，請坐看茶。”絳雪聞言，忙去捧茶，韓香走來相陪。方奶娘看著柔玉小姐，澤如捧心西子、出塞明妃，容光憔悴，精神淒楚。方奶娘不好便開口說，就提起他心上的苦來，直待茶罷，方纔從容容說道：“我家官人和張家、顧家兩位官人，不知姑老爺遭此風波，有事來遲，特著老身前來問候三位小姐，兼問姑老爺、姑奶奶臨行可有甚話，留在三位小姐口中，分付老身問個明白，以便替姑老爺作個計較。”柔玉小姐聞言，不覺哽哽咽咽，說道：“我家老爺，不幸生我姊妹三人，致有此大禍，臨行時止說道：他無子姪可托，你家官人們來時，若念親情，肯同到京中一會，好歹共作個商量；倘不肯去時，請各自回家，靜聽消息，別無他話。你回去可對你官人們說，我老爺當初將我姊妹許他三人，雖為免禍，寔是憐纔，萬一不能替我老爺出力，異日不過山高水低，我姊妹三人，那將惟有一死，以報相思，你官人們年少纔高，將來前程遠大，佳配甚多，料不似我姊妹們這般薄命。”柔玉小姐說到其間，將衫袖慍著著臉兒，嗚嗚痛哭，韓香也哭將起來。連那方奶娘也著寔淒慘，讓柔玉小姐哭罷，欲將蔣青巖叫他致意的一節話與柔玉小姐說，又礙了韓香在前，欲說又止。柔玉小姐會意，低低說道：“這韓姐是我心腹之人，有話但說無妨。”方奶娘方纔說出。小姐聽罷，長嘆一聲，道：“你可回去悄悄替我拜上你官人，道你官人比張官人和顧官人不同，須要進心竭力，纔是豪傑。”說罷，向粧盒中取出金釧一雙，明珠十顆，將一方汗巾兒包了，悄悄付與方奶娘，說道：“內有金釧明珠二事，煩你送與你官人，叫他將此二物變些路費，急急進京，至囑，至囑。”方奶娘接了，暗暗收入身邊，再去見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，那二位小姐的言語，也與柔玉小姐的一樣。此時天色已晚，方奶娘起身告辭，韓香及眾家人媳婦都道：“天氣晚了，山路多虎，明早回去吧。”方奶娘不得已，只得住下。這夜柔玉小姐在枕上，聽得秋風鐵馬之聲，愈增悲苦，因口占一詞道：風波惡，秋聲碎碎秋雲薄。秋雲薄，雙親去後，寸腸如割。佳期不遂今時約，梧相鐵馬魂蕭索。魂蕭索，孤燈雙淚，把人耽擱。

### 右調《憶秦娥》

次日，方奶娘絕早回來，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一齊來問消息，方奶娘將柔玉小姐的話說了一遍，道：“三位小姐，都是一般說話。”蔣青巖等三人聽得，都十分感嘆道：“三位小姐不但纔色過人，且知孝道，可敬，可敬！既然岳父要我們入京商議，我三人義不容辭，況三位小姐的說話又這等激烈，我們雖蹈湯赴火，亦難迴避。”三人商議已定，次日著人去回覆三位小姐，道他三人即刻入京，叫他三位寬心。那三位小姐聞言，都著寔歡喜，寫了一封平安家信，寄與父母。那方奶娘拿著柔玉小姐的明珠、金釧，直繞眾人少散，方纔悄悄遞與蔣青巖，更把小姐致意的言語詳詳說了。蔣青巖接過珠、釧到手。暗暗拆開，仔細觀看，想道：這兩件東西，料是小姐親用之物，俺蔣生雖貧，也斷不肯廢了，留在身邊時時把玩，只當見俺那小姐一般；想小姐的本意，也未必不然。因成絕句二首，就題在汗巾之上。詩道：

忽地風波欲斷魂，重來含淚掩朱門。  
黃金寶釧遙相贈，把玩依稀玉腕痕。  
又  
十顆明珠著意長，開緘猶作鬢雲香。  
今宵枕上權同夢，留取他時助曉粧。

蔣青巖寫罷，仍舊將汗巾兒包了，藏在身邊，當日同張澄江、顧躍仙一同收拾行李起身，轉到家中。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，各去稟知母親，同了蔣青巖，星夜望京中進發。

行了一月，方纔到京，三家主僕先將行李安在一個潔淨飯店中，然後到四處找問華刺史的下處，聞知華刺史到京，尚未審結，權發入羈候所聽候，華夫人就寓在羈候所左邊。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聞言，連忙就尋到華夫人寓所來。華夫人見他三人到了，放聲痛哭道：“三位賢婿來得極好，你丈人時時相望，只恐三人未必肯來，于今足見高情，只不知你丈人這禍事，後來怎生發落。三位賢婿可速到所中去相會，同他商談一個全生之計。”蔣青巖等三人聞言，不及細說寒溫，便喚了華家一個院子引道前來，華刺史見這三個女婿到了，悲喜交集，說道：“我華某只因不曾死得國難，上天見怒，故有今日之禍，料難逃避，專望三位賢婿來此一決。”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一齊道：“岳父平生忠孝，自有天相。今日之事，不過是那權臣懷恨而起，又無一絲反形惡跡，料不足憂。小婿們此來，倘有可圖，定當齊心竭力，以報岳父知遇之恩。”華刺史忙忙搖手道：“禁聲，恐外邊耳目眾多，聞知不便。”因扯他三人近身旁，附耳低言道：“老夫帶得金珠古玩頗多，賢婿們可俏去訪覓，趁此未審之時，倘有門路可通，聽憑三位賢婿主張。”顧躍仙道：“小婿有個年伯姓臧，今聞他現做冢宰，小婿一向見薄其人，今不得已，待小婿明日去候他，探他與那楊素交情如何，再作計議。”蔣青巖又取出三位小姐的平安信，遞與華刺史看了，仍帶回與華夫人觀看。當下他三人一齊別了華刺史，轉到華夫人下處，回覆過了，吃了酒飯，同回飯店，當夜不題。

次日，顧躍仙寫了一個“年姪”的名帖，又開了一個極厚的禮單，帶兩個院子相隨，坐了轎，前往那冢宰衙門前來。行不半晌，早已到了，只見那冢宰門首，好生熱鬧，怎見得，有詞為證：

滾滾烏紗滿道，紛紛紫袖排衙。六卿之長勢誰加，職掌周官最大。有賄奸貪高擢，無錢清正俱拿？陳隋兩代臉兒花，不畏千秋唾罵。

#### 右調《西江月》

顧躍仙見那門首官僚雍塞，只得分付且將轎子歇在一邊，待其稍散再去投帖。候了半日，直到傍午，那些官僚纔略略散去。顧家的院子拿了名帖，帶了一個傳帖的賞封，到門上來投遞，那把門的官兒，半晌不睬。這院子將那封兒送與他，再三相煩他，然後纔去傳稟。又等了半晌，只見一個聽事官兒出來回道：“老爺說近日公令森嚴，不比前朝，一切年家世好，都能相諒，著小官出來，多多拜上，原帖不收。”顧躍仙聞言，長嘆道：“世事至此，令人發指，這老畜生，他只知道他官尊勢重，忝不知愧，不知將來地獄中何處著他哩。幸得我顧躍仙不是來作秋客，若是來作秋客的，豈不做了失路之人！”忙忙坐轎回寓。蔣青巖和張澄江忙來相問，聽得恁般說話，兩人都齊聲唾罵，只得去回覆了華刺史，再作道理。

又過了兩三日，蔣青巖等三人坐在寓中，千思萬想，沒個計策。張澄江偶到門前聞望，只見遠遠一乘轎子，後面跟著三四個小廝，走近前來。張澄江細看那轎內坐的，卻是一個鬼眼愁眉、白髮短項的老頭兒，坐著轎子，竟進隔壁三四家一個大曹門裏去了。張澄江問店主人道：“寶店隔壁那個大曹門，是個甚麼樣人家？”那店主人道：“說起他的門第來，到也好笑，只是他一時的造化到了，遇著貴人看顧，十分炫耀。”張澄江道：“他是個甚麼人，遇著那個貴人看顧？”店主人道：“張相公你道他是個甚麼的人，他本是一個老風鑑，姓李，道號半仙。他少年時曾許楊越公老爺位極人臣，于今果如其言，因此越公老爺信他如神，請他到俺京中買這所房子，與他居住。這京中大小事，凡有越公老爺案下的，有他去說了，便依行了，便是他也肯替人方便，人都感激他。那越公一刻也離他不得，他每日早去晚歸，賺的銀錢也看得過哩。只是無妻無子，自己受用。”張澄江聞言，口中不語，心下想道：“此人既是楊素的心腹，我們何不將岳父的事托他，或者是個機緣，也未可知。”故意又和店主人說了幾句閑話，然後走將進去，將這一節事和蔣青巖、顧躍仙商議。顧躍仙道：“既然有這個好門路，何不竟去拜那個相士，與他當面商議？”蔣青巖道：“此事不是輕向人說的，且去請那店主人進來，待小弟再細細問他一問，自有處治。”當下著伴雲去請了那店主人到房中，大家起身請他坐下，蔣青巖問道：“老丈，適聞向張舍親說的那李半仙，老丈平素可與他相認麼？”店主人答道：“不敢相瞞，在下來極承他矚看，凡是到小店中來的客人，有甚事求他，都是在下去請，到常時賺他幾兩銀子用用。”蔣青巖聞言，便扯了那店主人的手，低著聲音，將華刺史這節事的始末，細細向店主人說了一遍，又道：“那華老爺無子，止生三位小姐，十年前便許了我們三人，那楊越公不知，只道是華老爺假辭推托，故此下手。奈華老爺當年為官清正，宦囊蕭索，無力謀為。于今我們三人各替他設法些須，尋個省便的門路救他，以見我們半子之情。既然這李半仙是老楊的腹心，敢煩老丈，晚間無事到他那裏，將此情與他說知，探他口氣如何，可肯擔當做否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此事不難，待在下少遲就去，晚間便有的信奉復。”說罷起身，蔣青巖等三人齊齊送他出房，轉到房中，著院子去買了些酒餚，三人同飲，候李半仙的回話。直到上燈後，那店主人方纔走來，向他三人說道：“在下方纔見過李半仙，他道令岳華老爺這節事，他細細曉得，他道三位相公若真個要救令岳之時，先送他三千兩銀子，他有句話兒對三位相公說了，事體便妥。若三位相公得便，今夜便同在下會他一會，當面講講，如何？恐他明早又進越公府中去了。”蔣青巖道：“這也有理，只恐夜晩不是拜客之時。”店主人道：“他與人說話議事，都是晚間，這有何妨！三位相公可速穿了衣服同去。”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果然一齊整了衣巾，著院子帶了三個“待教生”的帖子，竟來拜那李半仙。不知李半仙怎生計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